

薇薇安的日记 — 十一月



对地球好的，对经济也好；对地球不好的，对经济也不好。

对地球好的，对切尔西也是好的。

致切尔西·曼宁，一位自由斗士

当你手书的便签从莱汶沃思堡寄到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地开心，这证明了我们是能够和你通讯的。你是个政治犯，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家都了解捍卫你的自由是多么地重要，因为这么做能削减那些压迫者的力量。还有，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 —

我们必须拯救这个世界！眼前的问题虽然急迫，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很简单。我们已经指认出问题的元凶就是资本主义，这个经济体系只由很小的一撮人所掌控。要从资本主义转移到绿色经济很简单，比如说，如果各个国家能够携手合作，三年之内欧洲的主要能源就可以转换成再生能源。然而绿色经济所指的不只是绿色能源，现行的资本主义是种战争经济，切换到绿色经济主要的目的是要终结对地球的破坏。

你亲爱的 薇薇安

11月2日，星期日：从安德瑞亚14岁就读位于格拉茨的艺术学校开始，他和亚历克斯就一直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亚历克斯和我们一起工作，负责围巾和领带的设计（他把我和安德瑞亚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及图样等巧妙地加以处理，为它们找到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他也帮忙做邀请函的页面设计。

亚历克斯热爱自己所做的工作，而我们也对他寄与完全的信任。他擅长处理色彩及质感——

亚历克斯对地毯和壁纸有很深的认识，过去还曾经为博物馆修复古董地毯。如果我们接到慈善机构邀请参与的项目，一般会交给亚历克斯去做。举例来说，他为波比熊的拍卖设计了服装造型。



以气候革命活动家形象现身的波比熊：拍卖所得的善款被用以支持那些因遭受性侵害而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及爱滋病的儿童

亚历克斯还为我们安排设计了一款地毯参加拍卖，以支持联合国「反对人口贩运」的活动。我决定参加这次的活动，同时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碰面。
[\[请参考我9月-10月的日记\]](#)



亚历克斯来接我，然后我们一起飞到维也纳。

活动在傍晚举行，地点是在阿里·拉希米的地毯商场。阿里和他的夫人参与许多慈善活动，他也是生命舞会的赞助者之一，我们就是在参加生命舞会时认识的。我最近的演讲都是以「[终结资本主义](#)」开场，在今天的演说内容中，我把这个议题和人口贩运的议题联结在

一起讨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战争经济，这样的经济体系只知道剥削人民，人民代表的只是廉价劳力，是炮灰；我们每个人都有潜能可以完完全全地活出身而为人的精彩之处，然而身为资本主义这个机械系统中可有可无的小零件，这样的发展机会，已经被压抑、被粉碎了。

因为潘基文已经读了我所写的「终结资本主义」传单，我想没有必要再到接待室和他进行特别会谈。他喜欢我今晚的演说，而我告诉他，联合国的分析及警告总显得不够急切。他说：「噢！相信我，这问题真的很急迫！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地强调这个事实了。」

我把握每个机会请他一定要提到2个词：急迫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相对于气候变迁及金融危机是互为因果的。



11月3日，星期一：继续待在维也纳。今天美术馆不对外开放，但是因为工作人员今天还上班，我们被允许参观委拉斯开兹画展。（由于我们维也纳分店开幕的因缘，我们和于尔根以及凯特合作，在这里进行了一些照片的拍摄，还办了场特别的时装秀。安德瑞亚本身是奥

地利人，因此之故他们也以我们为荣。除此之外，我们还曾为维也纳著名的新年音乐会设计服装，这可能也是我们获此礼遇的原因之一吧。) 这美术馆是世界上伟大的美术馆之一，我从勃鲁盖尔家族的画作开始欣赏 —

你必得这么做。他们的画作实在是壮观、完美，而且栩栩如生。接着观赏委拉斯开兹的作品，除了那些与他同工作室或同期画家的画作之外，每一幅我都看过。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外借了一些作品给他们。当我在众多的画作中发现「镜前的维纳斯」

，我感觉犹如置身天堂。当我观看他的作品时，我总是产生相同的感受（只有在看委拉斯开兹的作品时才会这样）：我觉得画中人物是活的，当你再看一眼时，他们便不在画里了。我的奥籍友人埃尔科那天再她位于下面楼层的工作室工作，她来看我，我和她聊了一下。埃尔科是顶级的图画修复师，处理世界级的大师名作。她完全了解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且向我解说能产生这种效果的一些方法。其中一个技巧是让画中的某些部分失焦。

如果火灾警铃响了，我会抢救哪一幅画呢？我会带走属于维也纳美术馆，「3岁的玛格丽特·泰瑞莎公主肖像画」

。她站在那儿，就像是委拉斯开兹把她暂放在画中，如金子一般地美好，耐心地等着离去。



11月4日，星期二：朱利安·霍尔是和我们一样住在克莱珀姆地区的邻居，今天他和一个纪录片拍摄团队来拜访我，讨论的主题是地方政府

为了出售社会住宅用地能带来的利润，想方设法要把居住其中的住户赶出去，朱利安本身是面临这个危机的住户之一。之前提到的罗素·布兰德同样也倡议反对这种做法。

建立一个绿色经济体系，以阻止这些致命危机的趋势是势在必行的。虽然落实的唯一方法必须以使用再生能源为起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和现存不断施加压力的体系（也就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对抗——他们的做法是以金融紧缩措施或短期现金流以填补空缺或挖另一个洞！为未来埋下种种祸根。最糟的是：这样驱逐住户，把房产出售给有钱人，再将这些被驱逐户加入到社会住宅等待名单的做法，会拆散既有的社区；不但一些美好的事物永远地失去了，地方政府赚到的钱也如水入沙堆一般迅速消逝无踪。现有政党中唯一不会这么做的是绿党，其他的都大同小异，我称它们为「一丘之貉」。

。要建立绿色经济，社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朱利安的确也曾代表绿党竞选议员，下一次他应该要被选上。



政府计划为房地产投机者再兴建200户高楼层的豪华公寓及办公室。

星期二下午：另一部影片。这一次，克雷格·麦克汀要拍一部关于我超级老朋友基恩·克瑞尔的纪录片。基恩现在住在日本，他是时尚（Vogue）杂志韩国和日本版的时尚编辑。基恩是一位非常非常有趣的时尚创新者，没有他，很多事都不会发生，当然在我的传记和克雷格的影片里也少不了他，我们绝对需要一部关于他的影片，谢谢啦克雷格！



基恩·克瑞尔，他曾经在我们的店 - 世界尽头 (Worlds End) 工作

11月5日，星期三：烟火节之夜对我这个年纪的老女孩而言是如此地重要。我人生中的每一年都有参加烟火节的篝火会，最棒的篝火会是在我还是个乡村女孩时参加的那些 —

自己动手做的乡村家族庆典，有它的仪式和特别烹煮的美食。不论原因为何，今晚我不会参加篝火会，但我们要去特拉法加广场参加百万面具大游行。

从我在柏林教授时尚方面的课程时，我就和于尔根·弗里希成为朋友，他曾是我的助理。于尔根现在在汉堡教书，今天他和10位学生在伦敦参访，也一起加入游行。爱丽丝·德拉尔也来了（我希望爱丽丝能帮助我们的气候革命运动）。



于尔根和他太太乌里克一同驶向未来，现在他们有3个儿子

今天这场游行的主要问题是：让人搞不清楚为了什么而游行，我们似乎在反对所有的一切，完全没有焦点。它让我觉得无聊，而且对于邀请了其他人一起来参加这游行，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如果这是某些人生平第一次参加游行，我想他们不会想再参加另一场。现场没有任何人演讲，所以我们就离开到附近的酒吧自得其乐，但后来才发现，在我们离开后，罗素·布兰德在那儿发表了大约15分钟的谈话。错过了，但怎么说呢，也没人告诉我们会有这一场演讲啊。

11月6日，星期四：在涂鸦吧欢迎来自德国的学生们，和他们谈关于「终结资本主义」的议题。我们还邀请了位于我们的工作室对面，皇家学院的学生一起加入。爱丽丝也来了。

我们的想法是和绿党合作。主要原因在于：我们需要行动的焦点，而他们有一个全国性的架构。现在大部份年轻人选择不投票，但如果这

些人投给绿党，由于这是发生在英国这个极具声望的资本主义者大本营，这行动将不止在国内造成冲击，这一波冲击也会传到世界各地。

我之前提到过，我们公司很多年轻的同仁对气候革命怀着热诚，他们不止参加我们的聚会，也准备好为绿党而战。这真是太棒了！今天在场的70位学生之中，有50位也想这么做，这些人留下了他们的联络电邮地址。所以看来我应该要去其他学院巡回演说——
一周一间学校，尽快开始。有兴趣的话跟我联络。



11月7日，星期五：导演亚历克斯·比尔德邀请我们到皇家歌剧院观赏3场新的芭蕾舞剧。第一场跟第三场的编舞和服装还有进步的空间，至于中间那一场，安德瑞亚形容它「是我所看过最棒的芭蕾舞表演」。它让我们幸福地沈醉于其中。

利亚姆·斯卡利特这位编舞家是个明星 — 清新的后起之秀。芭蕾舞剧「焦虑的年代」

剧里4位舞者的表现都同样精湛，唯一一位女舞者很棒，男舞者中，我曾看过史蒂芬·迈克可瑞演出。他有无穷的精力，迅速而闪烁地舞动，仿佛他是由一条弹力带撑着。他饰演一位40年代来到一间酒吧的水手。布景只占了一小部分空间，舞台其余的部分都遮起来了，酒吧布景的后墙架子上陈列着满墙的酒瓶，瓶里装满五颜六色的液体，再打上灯光，照亮了这个房间。他一口气和其他3位客人交上朋友，并且让他们彼此建立起关联。



在他们被赶出酒吧之后，一行人转移阵地来到女孩住的公寓。接着其中两位在幕前道别，一位是穿着老旧浅棕色西装的销售员，另一位是穿着皮夹克的年轻男孩。这男孩有点儿不高兴，原因是因为他喜欢水手，但水手和他不来电，然而这个不是同性恋的销售员却在他嘴唇上

亲了一下，作为感情的象征，还给了这男孩他的名片。在销售员走了之后，这男孩故意把名片丢在地上。

我描述这些细节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对这些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和他们可爱的特质有所想象，事实上这些全都是舞蹈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结尾超级快乐，完整巨大的舞台整个的展开来，整个世界就在这男孩面前，他在这空间里跑呀跑的，有如在飞翔一般。

11月10日，星期一：参加崔西·伍斯特为「[对猪猪的承诺](#)」

活动举办的募款晚餐会。还记得吗？我们有一场[时尚秀](#)也传达了对这议题的支持。贝拉米是一间挺不错的餐厅，这不是家素食餐馆，但吃素的人通常也能在菜单上找到适合的菜色。我今天点了鱼，在社交场合，我确实有些时候也会吃鱼肉。我有些朋友也出席了，崔西自己主持拍卖会。她瘦瘦高高的，穿着一件T恤，围着一条纱笼——没其他的，只是一条略长的布。别有风味！

11月11日，星期二：帕姆·赖瑞，「[提议37](#)」

的发起人，这个提议主张所有在美国流通的基改食品必须加以标识；黛安娜·里夫斯，「[美国无基改](#)」

团体的创办人。我加入这两位献身于基改作物议题的美国女士之列，我们一起把代表了5千7百万美国人的团体与组织所签的陈情书送到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当时我恐怕说了些听来愚蠢的话，并且惹恼了某些人，还好媒体适时提起了一般大众对[大型资本主义农业](#)耕作方式的关切，所以最后相关报导的方向还是正确的

11月16日，星期日：和安德瑞亚一起工作，帮他完成这个系列的衣服，以便进行照片的拍摄。这些衣服明天会被寄送到纽伦堡，我们将

在于尔根执教的学校拍摄。

11月19日，星期三：在去纽伦堡途中，我们和帕兹以及她男朋友马库斯在机场会合。帕兹是我们的模特儿，马库斯可能也会参与我们的工作，另外，如果找到适合的方法，学生们也可以加入。我还不能公布我们的新照片，但是我可以让你们看上次和史黛拉·许那贝合作的照片。最近我们在拍摄很强壮的女性。我选择这张照片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爱这件外套，它是款采用哈里斯毛料的经典卫斯伍德设计。



西班牙籍的帕兹是一位住在加州的女演员，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和平，但她真正的名字是一长串、许多名字组合而成的，这表示她的家族很富有。我问她是不是来自西班牙皇室的支系，她接着告诉我她的生命故事，我从没听过任何类似的故事，但我不会告诉你们她的故事，因为无法向你们陈述完整的故事，还是什么也不说得好，但我会请她为我们列出10个重要的事件 —

只要写下重点，然后我会把讯息传递给你们。

我也从未碰过任何像她一样的人。帕兹无时无刻都在运用她所具有的影响力，其他人也跟着这么做，结果是我们大家都以火力全开的方式互动。只有安德瑞亚真的很放松，而且自得其乐。

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很完善，我们在旅馆用晚餐，隔天很早就开工。这所学校是由各种包浩斯风格的建筑物所组成，坐落在城镇外的树林里。我和学生们聊天，发给他们我的「终结资本主义」传单。学生煮了晚餐，还参与他们那真的很棒的摇滚乐团表演。拍摄工作持续到凌晨。

整个过程中，帕兹这位引人注目的女人演了一整场的戏。一次我以为她迷失了，之后才意识到她在演戏，她不止一次地这么做，每当有人发表评论，而这意见能衍生出其他的东西，她就即兴地让我们进入她再创作的戏里。换装的时候她完全裸身，总有不间断的笑话，例如：她会优美地大声向于尔根喊着：「于尔根，我准备好了。」

由于她喊的时候那坚持的态度，整个场景更加地好笑。乐团演奏着，在舞池里，不论是人们替她穿上衣服的时候或是换下衣服的时候，她都持续地跳着舞。学生们，每个人都精力充沛。完成的照片效果很不一般。帕兹和马库斯既诚挚又认真，他们两人是在和美国原住民巫师进行能量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为了持续他们的能量工作，他们半夜飞回加州。马库斯有很多这方面的个人经验，他把这些经验和尼可拉·特斯拉关于能源供给的革命性发现连结起来。大约在1990年代，特斯拉的研究遭到一些生意人蓄意破坏，因为由他发明的方式所供给的能源是持续而且免费的。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这需要气候革命的时刻，我们对于这样的技术如何才能尽快被运用很感兴趣，我请马库斯向我们更新关于这个项目的发展情况。帕兹有她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这个机构帮助墨西哥的穷孩子们，让他们生病时能得到适当的医院治疗。

11月26日，星期三：绿色和平组织的约翰·扫文加入我们，一起集思广益。

11月27日，星期四：我们到洁莉（霍尔）家参加感恩节晚餐，我和大约10位加布里埃尔（洁莉最小的儿子）的朋友聊天，我给他们传单，他们充满敬意地向我道谢，因为他们对「终结资本主义」以及它背后的意义一无所知。你们大概已经发现，我总是在发传单，还有你们大概已经猜到，我接着跟大人们谈气候革命。

玛莎·杭特告诉我关于她为朋友吉米·亨德里克斯所写的书。吉米必得在英国发迹，这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是：「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经验」

这个团体是由吉米和两个英国白人男孩一起创造出来的声音。他们的故事后来被「喷上不同的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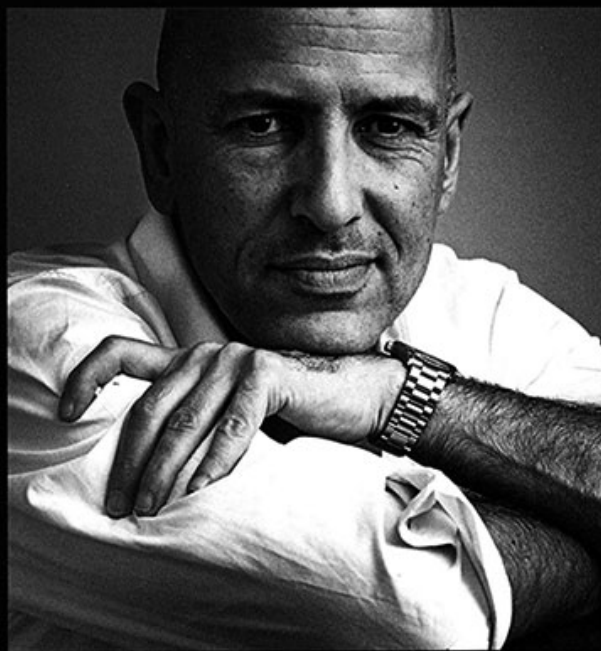
美国的媒体和其他关于他的170本书行销吉米的方式都是只有吉米：只呈现一个黑人男孩，不是个混合了不同族群的组合。这让你理解到如果蜜雪儿是个白人，奥巴马大概不会成为总统

（老实说，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整晚安德瑞亚都在和她喜爱的洁莉聊天（我也喜欢杰莉）。他也和阿曼德（洁莉的仰慕者——她是这么称呼他的）的同事聊。阿曼德是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所以现在洁莉也因为这个因缘进入了知识圈。（我想和帝国理工学院的学生们谈话。我的计划是多和学生们互动，以便赶在下一场选举来临之前，即时建立起气候革命的气氛：投绿党。）

我和阿曼德稍稍聊了一下，他给了我一本他的著作「烏湖」

。嗯，仿佛这本书一直在等着我似的，它充满了所有我感兴趣的内容，像是亚里斯多德的一生与思想之类的，但我现在到了要探究细节的节骨眼了——

亚里斯多德对每一种动物的描述，一项一项的细节都是由观察与解剖得来的。我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读得如何。补充说明一下，阿曼德是一位进化生物学家。



Armand Marie Leroi is Professor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He is also a broadcaster and the author of *Mutants: On the Form, Variety and Errors of the Human Body* (2003),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nine languages and won the Guardian First Book Award. He lives in London.

www.armandmarieroi.com